

少年馬醫生的貢獻

◎文 / 朱真一

St. Louis 大學及 Glennon 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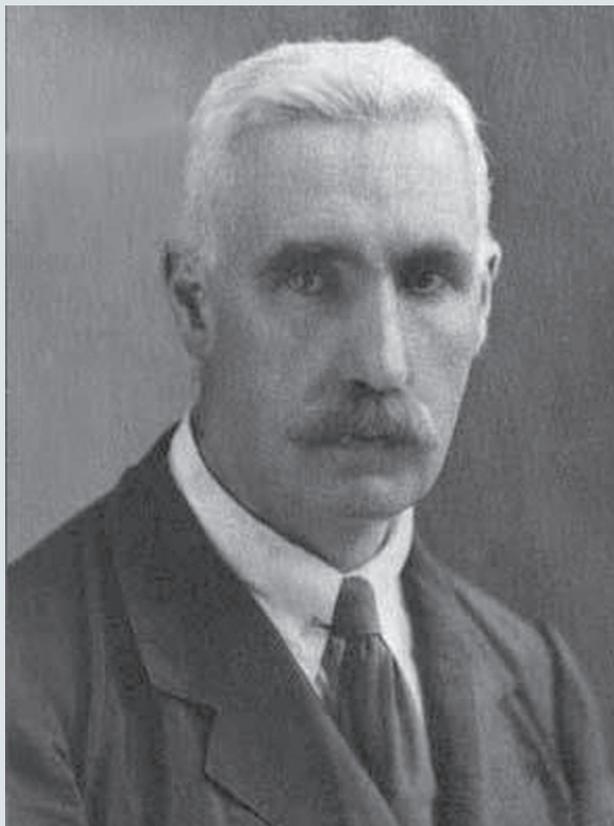
前言

台南是台灣現代醫療的起源地，當然會有很多醫學歷史故事。因為台灣醫療史被埋沒被忽略，多去挖掘，總會發現些感人、有意義及有趣的典故。多去探討台南地區的故事，還有另一重要的意義，打破一些偏見，就如很多人說的，台灣除了台北外，還有一大片好天地。

台灣的現代醫學，以醫師宣教師及主要英國來的海關醫官來台開始。上一期本刊討論台灣早期的登革熱歷史（註1），就提到馬雅各二世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Jr., 1873 – 1951）（圖1），在1911年出版的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中，寫一相當詳細的登革熱文。馬醫師一來台灣，就逢登革熱在台南流行，想主要依據在台南時的豐富診治經驗來寫。

最近探討台灣的醫學歷史，常發現跟馬雅各二世有關的文獻，他是台灣醫療史上的很重要人物。當年府城人，稱馬雅各二世為「少年馬醫生」。他1901年來台灣，1923年離開，他常在醫學刊物上發表文章及出版書，台灣戰前宣教師醫師中，他可能寫最多有關醫療的紀載。

雖然台灣的文獻，有關馬雅各二世的



【圖一】馬雅各二世（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Jr.; 1873 – 1951），當時府城（台南）稱他「少年馬醫生」。

資料很少，不過有不少英文的紀錄，一樣是台灣醫學的寶藏。這裏的報導，主要是看英文文獻時的偶然發現，一些他鮮為人知的貢獻。除登革熱外，在寄生蟲學及麻醉學上也有貢獻。寫此文主要為拋磚引玉，這些只不過「冰山的一角」，還有更多的資料等待挖掘。進一步去探討馬雅各二世的生涯，搜尋到的資訊有不少的差異。請教大家，希望有

人去探討，找出更詳盡、更正確的資訊。

馬醫生在寄生蟲學的貢獻

台灣醫學對世界最有貢獻的是寄生蟲學，因此最常去探討有關的歷史。意外地發現馬雅各二世，對薑片蟲及肺吸蟲的貢獻。台灣的一般書刊都沒記載，在搜尋英文文獻時看到。曾在本刊寫過，後來出版於拙著中，這裏只簡述而已，詳細的討論，請看拙著，這裏不再重複（註2）。

馬醫生是台灣第一位發現台灣有人的薑片蟲症，這寄生蟲在日本及日據時代稱為肥大吸蟲。中川幸庵（1874-1959）知道豬有肥大吸蟲症，詳加研究而完成其生活史，他於1925年寫的研究綜說報告，還說台灣沒有人的病例。其實馬醫生早於1908年就發現人的薑片蟲症，他沒寫醫學報告，只口頭上跟在中國的宣教師醫師專家提及，那醫師後來在一薑片蟲的論文中，提到馬醫生的發現（註2）。

1958年台南新營的沈乃霖博士（1909-2008），再度發現薑片蟲，引起高雄醫學院謝獻臣教授（1924-2000）的注意。1980年代調查後才知道薑片蟲症在台南菱角養殖地區相當盛行。陳瑩霖教授的團隊，主要以衛生教育，積極加強宣導預防，加驅蟲藥治療為輔，盛行率於二年半後大為下降，使薑片蟲症幾乎絕跡。薑片蟲症歷史悠久，跟台南有很深的淵源，請看另篇拙綜合回顧文的討論（註3）。

馬醫生對薑片蟲還有個典故，他發現文獻沒人寫如何治療，寫信去問當時最有治療經驗的Dr. Barlow，督促Dr. Barlow把治

療方法刊登於雜誌上。目前薑片蟲症已經很少，台南人飲水思源，應銘記馬醫生的貢獻。最近網站上看到，中醫界推廣生食菱角可祛病、補身、抗癌及治病的宣傳。請注意薑片蟲症的傳染，生食菱角是最主要原因（註2、3）。

探討時還意外地發現，馬雅各二世在中國發現肺吸蟲症，他的發現反在目前對台灣很有意義。1930年代他去研究發現及證明，浙江紹興地區兩位從未到過外地婦女的痰中找到肺吸蟲卵，也在當地淡水螺找到肺吸蟲的幼蟲，證實是浙江本地而非外來的肺吸蟲症，馬醫生確定華中地區有肺吸蟲症。

2002年台灣出版的——碩士論文，誤信舊文獻，還以為台灣與大陸板塊分離，物種已經分離，以為中國物種不同，肺吸蟲疾病沒伸展到中國大陸（註4）。在網路上還有人引用此論文，說由華中進口大閘蟹，不會傳染肺吸蟲症。馬醫生的研究可提醒大家要小心，請勿生吃或吃不熟的大閘蟹，華中進口的蟹，還是可能有肺吸蟲幼蟲，馬醫生的發現目前更有意義。

馬醫生對麻醉醫學的貢獻

因為看到「台灣麻醉醫學會」網站的麻醉史，從華陀開始，有11項談跟中國有關的麻醉史，一直到1951年才第一次提到台灣（註5）。知道台灣醫療宣教師或海關警官，早早就有複雜的手術，台灣的麻醉醫學絕不是那年才開始，因此去探討早期的台灣麻醉醫學史。

從馬偕的日記知道，他1888年10月就開始用氯仿(chloroform)為人麻醉，日記中

記載最少二十幾次，馬偕執行麻醉幫忙醫師手術，所以說馬偕牧師是台灣第一位麻醉師 (Anesthetist)，拙文已詳細討論過，不再重複（註6）。再去找南部的麻醉醫學的資料時。找到兩篇由馬雅各二世醫師所寫，有關麻醉醫學的文章。一篇寫於上述1911年出版的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的書中（註7）。寫用氯仿全身麻醉外，也寫脊椎麻醉及局部麻醉。

第二篇是馬醫生與蘭大衛醫師共同執筆，於1913年八月寫信去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的文章。此“PROTEST AND A CHALLENGE”短文，描述台灣中南部1913年以前的麻醉醫學（註8）。兩文主要說他們在台灣的新樓和彰基醫院，到1913年就有10,000件用氯仿全身麻醉的經驗，僅有5例死亡（圖2,3）。

馬雅各二世醫生1911年的那本書（註7），也寫脊髓麻醉的優點及劣點，可見台灣早早（1911年以前）就有脊髓麻醉。馬偕的日記只寫用cocaine的局部麻醉在眼部的手術上，馬醫生還寫用cocaine的局部麻醉，做腹部的手術（圖4）。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以上簡單的討論，尤其看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註7；圖5），知道馬雅各二世醫師，非常博學。此書是馬雅各二世來台灣10年後才出版，目錄上看來他寫得比另一作者還多（圖5），他寫的就是當時的台灣醫學。是台灣當時（1911年）及以前台灣醫學的最好紀錄。



【圖二】馬雅各二世醫師以及他在開刀房，最左邊是夫人。

A PROTEST AND A CHALLE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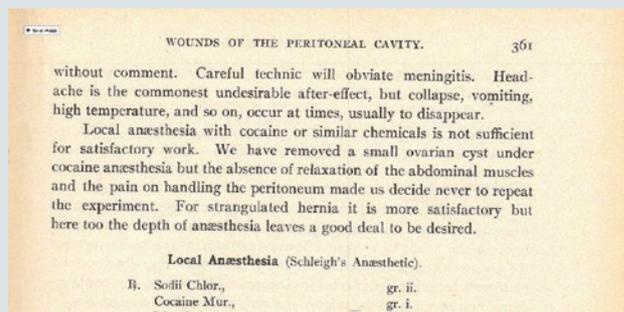
An article in the July number of the JOURNAL by Dr. Samuel Cochran on "Recent Advances in Anaesthesia" is taken up largely by a denunciation of chloroform as a routine anesthetic. For the sake especially of younger men coming to work as surgeons in China, and who may, by such an article, be turned against an anesthetic of great value and particularly easy of administration, we wish most vigorously to protest against Dr. Cochran's article as applied to China. We speak from the joint experience of some 10,000 chloroform administrations given in our hospitals—not by qualified anesthetists, but by Chinese assistants, often with little or no training. In these 10,000 cases we have had 5 deaths due to the anesthetic, all of which were cases in

wish to enter now. We are writing about a matter of fact, a matter of our own daily experience and we challenge Dr. Cochran to produce his counter facts, not dwelling on theories from England or America but experience in China. And until such evidence is produced we advise our brother surgeons, who are hesitating in the matter, not to abandon an anesthetic which, in our own hands, has proved very good and reliable, until they have very clear evidence of its danger for the Chinese.

JAMES L. MAXWELL.
DAVID LANDBOROUGH.

FORMOSA, August, 1913.

【圖三】發表於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短文的最前段及最後幾行。



【圖四】1911年的那本書，馬雅各二世寫用局部麻醉做腹部手術的一段。

那時已是日據時代，日本佔據台灣16年後，不知有沒有日文醫書，如此有系統性地寫台灣醫學。

從此書的目錄，就知道馬雅各二世，真可稱為「全能（全方位）」的醫師，內外科

麻醉等等都兼顧。除了上述的寄生蟲學及麻醉醫學，少年馬醫生寫很多其他醫學論題。看後更能瞭解馬雅各二世的醫療貢獻。再度說明，雖然台灣的文獻很少記載，從英文文獻，馬醫生的確是台灣醫療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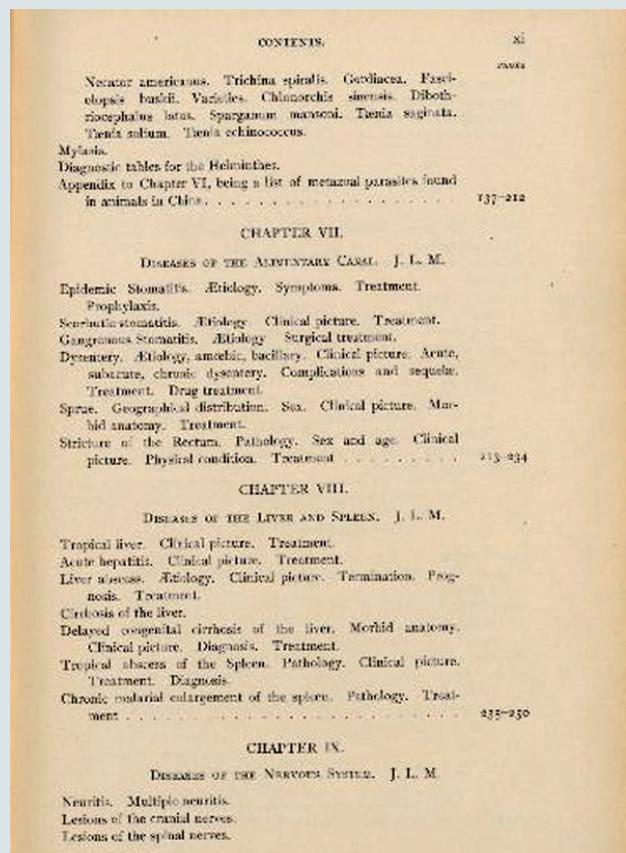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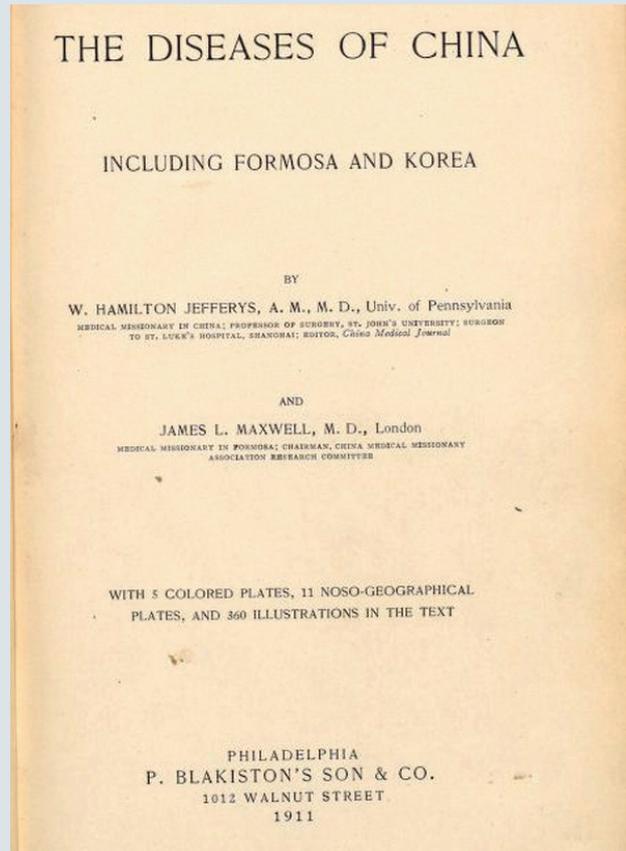
馬雅各二世小傳

因為馬雅各二世很有貢獻，想多探討他的生涯。台灣文獻上，很少馬雅各二世的生平，幾乎找不到文章寫他。老馬雅各醫生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 是來台灣的第一位宣教師及第一位醫師，從醫療、宗教到文化及語言上都很有地位。大概父親的光芒，掩蓋了馬雅各二世的醫療上貢獻，台灣一般的文獻，非常缺乏少年馬醫生的資訊。

為了詳查他的生涯，用 Google 或台灣碩、博士論文搜尋網站，填入「馬雅各二世」或「少年馬醫生」去搜尋，台灣沒有任何碩博士論文以馬雅各二世為對象。填入「馬雅各」或「新樓醫院」去搜尋，雖有不少，顯然都不討論馬雅各二世，除了下面的討論外，幾乎沒有單獨的生平小傳，看到的都是附帶於父親的項下。

前言中提到台灣的文獻，很少醫師宣教師資訊，馬雅各二世可說是最好的例子。這裏討論一些找到的典故中較重要，且有意義的來討論。台灣文獻的記載有相當多的矛盾，希望教會或醫院多去探討，寫出更完整，更正確的馬醫生紀錄。

找到的資料非常簡單而不夠詳盡，更有不少的疑問。潘稀祺牧師在〈醫宣史話一路



【圖五】1911 出版的一醫學書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及書目錄的一頁，可看出馬雅各二世 (J.L.M) 寫的部份很多，寫的是台灣的現代醫學。

加雜誌文章〉網站，以〈名聞國際的痲瘋醫學專家—馬雅各二世〉為題的小傳（註9），主要的生平簡單轉述於下：

1873年6月9日生。1900年畢業於倫敦大學，是國際著名的痲瘋醫學專家。他的太太 *Millicent Bertha Saunders*（1871-1961），是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護士，她也是早期臺灣南部護理教育訓練的推動者。

1901年2月24日抵達台灣，任職於台南新樓醫館。他擁有新的醫術，內外科手術高明，醫館有蒸氣消毒、X光檢查，加上積極進行戒吸鴉片、性病防治，以及關懷痲瘋病的防治和治療，使得『少年馬醫生』的美名遍傳於南台灣。他經常帶著助手、藥品，作環島巡迴醫療傳道，深入原住民區，尤其著重於阿美族的宣教（他曾向英國母會提出對阿美族的宣教運動，但因歐洲戰爭爆發，英國母會無力拓展大規模的新工作）。

1915年大戰時，馬雅各二世醫生被徵召前往戰地軍事醫院服務，戰後再度返台。新樓醫院也因戰事而呈現衰退不振。為了使新樓醫院能延續發展，他費盡心力將醫館重整旗鼓。

1923年馬雅各二世醫生應「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之聘請，擔任執行幹事一職，前往上海。1937年，他就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1940年因腿疾返回英國。

1949年專長於痲瘋病醫學的馬雅各二世醫生前往「杭州癩病病院」服務。在杭州工作的幾年生活中，有著虔誠信仰的他與夫人經常一起乘坐三輪車到杭州最大的教堂做

禮拜，風雨無阻，從不間斷。1951年，他因為急性傳染病在杭州蒙主恩召，享年78歲，遺體葬於杭州。」

潘牧師文章後半段，加上不少相片，有下列小標題來說明他的貢獻：一、子承父志、醫療傳道；二、培育本地人才；三、夫妻同心、開創醫療新局面。四、著作「外科手冊」數冊、「公共藥方集」；五、痲瘋病醫學專家。前三項很容易瞭解不必多談，下面會再多談些他的著作以及痲瘋病學的貢獻。

其他有關馬雅各二世的資訊

搜尋而找到一碩士論文《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註10），詳細查看。雖然日治時期，馬雅各二世是當院長最長期的一位，論文也很少討論他。從論文的附錄一「歷任院長一覽表」，知道馬雅各二世1901年2月到任，1908年2或3月回英國休假到1909年12月，這期間由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sborough*）代理院長。

從那表又看到馬雅各二世，1916年3月離開台灣回英國，1916年就跟上述小傳的1915年不同。戴仁壽醫師（*Dr. George Gushue-Taylor*；1882-1954），1911年來新樓，1916年3月代理院長到1918年8月。1918年8月離開台灣回英國，新樓醫館就關閉。一直到1919年11月馬雅各二世回台灣後，才再整頓新樓醫院重新開始。

顏振聲寫的〈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相當不一樣。從杜聰明翻譯成漢文的那篇（註11），顏振聲完全未提1908年到1909年12月回英國，由蘭大衛醫生來台南代理

的記載。顏前輩說馬雅各二世，於1914年就回去英國，還說恰好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馬醫生就受派為軍醫。1919年11月馬雅各二世才回台灣。他整頓已關閉的醫館，於第二年1月5日從新開辦新樓醫館。

去查蘭大衛醫生的生平，蘭大衛的確於1908年到1909年去台南新樓醫館的記載。不過稍不同地寫1908年-1909年10月（註12），不是碩士論文的1909年12月。馬醫生1923年春天，就任博醫會執行秘書時，離開台灣到上海。看來1901年2月到1923年春天，的22年間，馬雅各二世離開台灣兩次。文獻有不同的記載，尤其第2次離台回英國，有1914,1915,1916年三種紀錄。

東部醫療傳道

馬雅各二世前後22年中在台灣，雖然上面的網站（註9），說經常「作環島巡迴醫療傳道，深入原住民區」，只找到馬雅各二世於1914年2月到南部及東部進行醫療傳道一個多月，這次的東部醫療傳道很有意義，搜尋他的資料時，看到他有本英文著作，於1915年出版：*Savages, sick and sound: the journal of a month's medical missionary tour among the Chinese and Amis of South and East Formosa*（註13），還麻煩我們大學的Interlibrary Loan辦公室去找，找不到這本書。這日記應該就是他寫這一次的東部醫療傳道行。

台灣有否更詳細的報導？搜尋後發現《台灣教會報》於1914年6月號及8月號報導。上網去找沒找到原文，不過網站上看到一用漢字改寫的記載。那《台灣教會報》

的原文，應該是白話字（羅馬字）寫的，可能就是馬醫生自己寫的報導。

心想這是一很重要的文獻，找不到英文原文日記或教會報的白話字文，還是把此漢文翻譯轉錄於此。此文在《賴永祥長老史料庫》找到，題目是〈馬雅各二世的東部醫療傳道〉，文前說明來自「黃茂卿編見於《迪階觀音山教會早期五十年史》p.145-147；內容取自《台灣教會報》1914年6月號及8月號」（註14）。請看網站的原文較清楚。

他於1914年2月23日與院牧陳有成傳道師（本堂第七任傳道師）及助手郭東河攜帶100磅重藥品及聖經，福音軍於於早晨由台南搭火車南下到阿猴（屏東），改乘五分仔車（小火車）到東港，再乘輕便車到枋寮，後步行，26日下午到第一個目的地的恒春。在那裏施行二禮拜的醫療傳道後，3月8日下午自大阪場，改乘火船夜半啓程，於3月9日晨到紅頭嶼，當時該島有雅美族人1300人與日警2名。是日中午到火燒島，大家上陸看看，當時已有漢人1500人，其他在那惡名昭彰的“火燒島監獄”已有收容90名囚犯。3月10日他們抵達卑南（台東）。

3月11日一行由卑南乘武裝警察護衛的輕便車北上，當口就到石牌庄。在石牌禮拜堂診療252人，13日往大庄（東里）的禮拜堂，診療222人，在大庄迷途安息日，有30-40人來聚會。3月15日自赤嶼溪登山過石雨傘，於夜晚10點多一行才到禮拜堂。16日下大雨患者少，82人來看病。17日一行在下雨中出發，大家渾身濕透，山高險峻，路滑難行，疲勞困憊，當日深夜11點多才抵達觀音山。

3月18日馬醫生天亮即開始診療有醫治130人，此時觀音山教會是庄第十三任戴進春傳道師駐堂。自枋寮起到觀音山教會為止，馬醫生二世共醫治男人695人，女人887人計共1582人，並施73回小手術。其餘嚴重者就請他們到新樓病院來醫治。此是台灣醫學史上涉及最遠途的醫療傳道。

台南新樓病院的陳有成傳道師，因為他早前有駐在過觀音山教會時，教會受土匪燒毀，所以對當時的情景與眼前的改變，使他感觸良多。有特別提起對觀音山教會的感觸說「論觀音山的拜堂起了真合用，真美，清幽，牧師的宿舍，傳道的宿舍都齊備，兄弟姊妹有較活動的款。」這就是證實大家辛苦地合力建築第一次的土塊厝蓋日本黑瓦的新禮拜堂的成功。

3月19日一行坐牛車離開觀音山過溪去龜窟，再搭輕便車到拔仔庄（富源），改乘火車4小時經40英里到蓮花蓮港。如今自卑南到花蓮港一路通行無阻，有輕便車，火車，段段危險的地方都配有武裝警察來守備，陳有成傳道對18年來所激變，感慨無盡。

3月20日下船，翌日天亮就到蘇澳，9點船再開，21日下午3點到基隆，27日才回到台南一路平安矣。

去中國後的生涯

上面提過，1923年春馬雅各二世醫生前往上海，擔任「博醫會」執行幹事一職，並兼*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編輯。看台灣的文獻，對馬雅各二世到中國後的生平文

獻，不完整及不少矛盾處。所以想多去探討英文文獻，或可找更好的資訊。

找到英國醫學雜誌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51 年 8 月 25 日出版那期，有一訃聞 (註 15, 圖 2)，記載不少馬雅各二世包括到中國後的生平。依此簡述於下：1923-1928 年到上述博醫會當執行幹事。1928 年他改到上海的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當田野研究 (Field research) 部的主任。1937 年又再轉當 Institute of Hospital Technology 的主管 (Director)。

沒去詳查這兩機構或他的角色如何。訃聞中說明，兩機構要借重他對中國及醫學的廣泛的知識，可幫忙中國尤其遙遠地方的醫學研究。當中日戰爭一爆發，他又兼任中國中部國際紅十字會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for Central China) 的總幹事。

1940 年因種種原因必須返回英國，他回到英國時已 65 歲，戰爭時期，他開業行醫可減輕其他醫師負擔，二次大戰結束後，因健康而退休。不久經過手術而恢復健康，1949 年以 74 高齡又前往杭州附近的痲瘋 (癩) 病病院服務。他一向關心及服務痲瘋病患，在國際的痲瘋病機構擔任要職，甚至還出版過一本適合中國的《痲瘋病手冊 (*Handbook on Leprosy*)》，去查後知道正式書名為 *Leprosy: a practical text-book for use in China*。

1951 年，他大概覺得在當時中國政府的政治環境下，外國人他不能再做些什麼，本預計 11 月返回英國。不幸 8 月就因為腦

性瘧疾 (Cerebral Malaria) 在杭州逝世。英國醫學雜誌馬上登訃聞，說明他在英國醫界是受尊敬及有影響的人物。

Aug. 25, 1951

OBITUARY

James L. Maxwell, M.D.

JAMES LAIDLAW MAXWELL, C.B.F., M.D. Dr. J. L. Maxwell died suddenly in Hangchow, China, on August 10. His father, Dr. J. L. Maxwell, was a pioneer missionary to Formosa and established there the Taiwan Mission Hospital. James Laidlaw Maxwell was educated at University College and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London. In 1900 he went to Formosa as a medical missionary to succeed his father at the Taiwan Hospital, where he was in charge till 1923, excep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hen he served on the R.A.M.C. In 1923 Maxwell became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At that time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was largely in the hand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ies, and for the next six years Maxwell's organizing ability found full scop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various medical missionary institutions. In 1929 he becam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field research at the Lester Institute, Shanghai, a post for which he was particularly suited by his wid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the activities of its

work. Maxwell understood and loved the Chinese and they reciprocated his affection and regard. Even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appreciated hi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sought his help. But on August 10, this year he wrote that he was tired and considered that as a foreigner he could do no more, and that his further stay in China might, under the present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be an embarrassment to his Chinese friends. He had planned to leave for home in September, but on August 11 a cable was received to say that he had died of cerebral malaria. Probably it had had the choice he would have asked to die thus among the people he loved and had served so faithfully and so long. We offer our sympathy to Mrs. Maxwell, who trained at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as a nurse, and who has been his constant companion and help, sharing all his dangers and trials.

J. K. sends the following appreciation: A very wide circle of friends and former colleagues, now scattere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have felt a deep sense of personal loss on hearing of the passing of that great-hearted medical missionary, James L. Maxwell. It is

【圖六】英國醫學雜誌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51 年 8 月 25 日出版那期，馬雅各二世醫師訃聞的片段。

馬醫生的著作

這裏再來談他的著作。上述的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除了有 1911 年的初版，1929 年又再版，看來是有需要而出第二版。1912 年寫過一本小冊的《鴉片危機 (*Opium Crisis*)》，網上找不到資料。在 1912 年寫的小冊子，應當是很有意思。他來台灣已 11 年，目睹台灣的情況，新樓醫又治療鴉片癮者。探討日據時代的鴉片問題時，若能找到此書來參考，相對於日本政府的說法，宣教師醫師的看法應該很有意思。還沒找到，暫且不談。

上面網站提到的「公共藥方集」(註 9)，想是於 1922 年出版的《藥局的藥品及備藥》一書。是台南與彰化兩家長老教會醫館的共用藥方集，由馬雅各二世、蘭大衛以及周惠燐 (Percival Cheal) 三位醫師共同編輯。曾在本刊中稍討論過 (註 16)，用羅馬字 (白話字)，並附加英文撰寫。是一本攜帶方便袖珍型的書籍，隨時可翻閱的一本

《醫師常用處方集》，據說還記錄有關醫學常識，並記載一些檢查法等，尚未看到原書。沒看到或聽過上面網站，馬醫生與戴仁壽醫生合著的「外科手冊」數冊（註9）。

結語

因為探討論論台灣醫學史，偶然看到用英文寫馬雅各二世的醫療貢獻。此文只稍討論馬醫生對寄生蟲學、麻醉醫學及登革熱

貢獻的故事，他應還有更多對台灣醫療的貢獻，等待大家多去挖掘。進一步去探討他的生涯、他的台灣東部醫療傳道行及著作。他的生平紀載非常貧乏，少許目前的紀錄又有不少矛盾。此文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人士補充及修正。

謹謝：新樓醫院吳東璧副院長及成大小兒科謝奇璋教授的幫忙。

參考文獻

- 1) 朱真一：台南早期的登革熱文獻。成大醫訊。2016(3)；26：30-36。在網站：<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701/10.pdf> (2016.5.5)
- 2) 朱真一：寄生蟲與台南。在朱真一：府城醫學史開講。台北市，心靈工坊；2013：208-233。
- 3) 朱真一：薑片蟲的故事與人物。臺灣博物季刊。2012；31(1)：62-67。
- 4) 蘇芳玉：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中央大學歷史研究論文；2002。
- 5) 朱真一：被國民黨「麻醉」的台灣醫學史。自由電子報自由評論 2015.1.26。網站：<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850654> (2016.5.5)
- 6) 朱真一：馬偕是台灣第一位麻醉師。台灣醫界。2016；58 (In press)。
- 7) Jeffreys WH, Maxwell JL: 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Philadelphia, P. Blakiston's Son & Co; 1911. (2016.5.5)
- 8) Maxwell JL, Landsborough D: A protest and challenge.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3；27:394-5。
- 9) 潘稀祺：名聞國際的痲瘋醫學專家—馬雅各二世。在網站：<http://www.cmm.org.tw/magazine/magview/magazine1view.asp?key=889> (2016.5.5)
- 10) 湯惠婷：日治時期新樓醫院之醫療與傳教事業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2004。
- 11) 杜聰明：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台灣醫學會雜誌 1963;62:179-196。
- 12) 蘭大衛醫師 --- 比台灣人更愛台灣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創立者。在網站：<http://blog.xuite.net/tigerwang1974/twblog/10456886> (2016.5.5)
- 13) Maxwell JL Jr : Savages, sick and sound : the journal of a month's medical missionary tour among the Chinese and Amis of South and East Formosa. London, T. French Downie ; 1915.
- 14) 黃茂卿：《迪階觀音山教會早期五十年史》p.145-147；內容取自《台灣教會報》1914年6月號及8月號。在網站：<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m/Maxwell,JL2/ministry/1914/east/Ng.htm> (2016.5.5)
- 15) Orbitaly: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C.B.E.,M.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51.8.25; 501.
- 16) 朱真一：南台灣的歐美醫師對台灣語言的貢獻。在朱真一：府城醫學史開講。台北市，心靈工坊；2013：98-109。